

* 專題演講 *

中國最早的寶卷

車錫倫*

中國寶卷是一種十分古老又同宗教或民間信仰活動相結合的民間講唱文學形式。寶卷產生於何時？至今研究者在歷史文獻中沒有發現有關的記載。因此，確認最早的寶卷作品，便具有重要的意義。研究者正是從這一角度推斷中國寶卷產生的時代。

最早介紹和系統研究中國寶卷的是已故學者鄭振鐸。他在 1927 年發表的〈佛曲敍錄〉中指出：「《香山寶卷》為許多最流行的寶卷中之最古者。相傳為宋普明禪師於崇寧二年（即公元 1103 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作者。」^①在 1938 年出版的《中國俗文學史》第十一章〈寶卷〉中說：「相傳最早的寶卷的《香山寶卷》，為宋普明禪師所作。普明於宋崇寧二年（公元 1103 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感示而寫作此卷，這當然是神話。但寶卷之已於那時出現于世，實非不可能。北平圖書館藏有宋或元人的抄本的《銷釋真空寶卷》。我於前五年，也在北平得到了殘本的《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一冊。這是元末明初的金碧抄本。如果《香山寶卷》為宋人作的話不可靠，則寶卷二字的被發現於世，當以《銷釋真空寶卷》和《目連寶卷》為最早的了。」^②

李世瑜於 1957 年發表《寶卷新研——兼與鄭振鐸先生商榷》一文，全面否定鄭振鐸的上述結論，但未能「一一辯證」。作者探討了明清民間宗教「無生老母」信仰的發展，指出「今天我們還能見到的寶卷中最早的為明正德年間的刻本，如《苦功

* 揚州大學師範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 〈佛曲敍錄〉載《小說月報》號外《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下冊，（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7 年）。今有上海書店 1981 年影印本。

②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年），下冊，頁 308。今有上海書店 1984 年影印本。

悟道卷》、《嘆世無爲卷》、《破邪顯證鑰匙卷》、《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寶卷》（皆題爲正德年間「羅祖」所著）。^③因此推論「寶卷是起於正德年間的」。^④

1986年在山西發現《佛說楊氏鬼繡紅羅化仙哥寶卷》（此卷今存山西博物館），馬西沙〈最早一部寶卷的研究〉一文介紹了這部寶卷。根據這部寶卷的題識，馬文結論：「迄今所知最早的寶卷產生於金代崇慶元年（即南宋嘉定五年），現存最古刻本產生於元初至元二十七年。」^⑤

以上三位的研究，以鄭振鐸的說法影響最大。雖有個別學者提出過懷疑，但至今許多涉及中國寶卷的論著均承襲鄭說；當代許多工具書中有關寶卷的辭條，對此未加深究，而將鄭的說法發展爲「一般的看法」。^⑥李世瑜的結論雖有個別研究者承襲，但其中的漏洞特別明顯：李文所引證的羅祖（即羅清，明代無爲教的創教始祖）所撰五種寶卷（文獻中一般稱爲「五部六冊」）中已引用和提到許多寶卷的名目，^⑦因此，在明正德以前寶卷已經出現，是確定無疑的。馬西沙的文章後出，也有一定影響。綜合鄭振鐸、馬西沙二位的研究，涉及到的寶卷共四種：《香山寶卷》、《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銷釋真空寶卷》、《佛說楊氏鬼繡紅羅化仙哥寶卷》。這也是至今研究者所提出的四種產生年代「最早」的寶卷。據筆者考察，四種寶卷中除《目連寶卷》可以確認產生於元末明初外，其他三種寶卷被認定的產生年代均可懷疑。下文分別介紹這四種寶卷。

（一）《香山寶卷》

本卷又名《觀世音菩薩本行經簡集》，演妙莊王三公主妙善立志出家修行而爲觀

③ 《文學遺產增刊》第4輯（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頁173-174。

④ 《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1期，頁56-71。

⑤ 如《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初版）、《辭源》（修訂本，香港：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2冊）、《宗教詞典》（任繼愈主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初版）、《佛學辭典》（寬忍主編，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3年初版）、《佛教文化辭典》（任道斌主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初版）等辭書中有關寶卷的詞條。

⑥ 羅清「五部六冊」中引用的寶卷目，可參見鄭志明《無生老母信仰溯源》第7章〈五部六冊的引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初版），頁221-234，又其中《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寶卷》第20品中也提到十幾種寶卷的名目。

世音菩薩的故事。這是中國佛教觀世音菩薩的出身傳說。現存最早的刊本是清乾隆年間刻，^⑦流通本係清同治七年（1868）杭州西湖昭慶慧空經房刊印及此後的重印本。^⑧在這類刊本的卷首，多載一篇未署作者和年代的〈香山寶卷敘〉，云：

宋普明禪師於崇寧二年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獨坐期堂。三月已滿，忽見一老僧云：「公單修無上乘正真之道，獨接上根，焉能普濟？汝當代佛行化，三乘演暢，頓漸齊行，使可廣度中下群情。公若如此，方報佛恩。」師問僧曰：「將何法可度於人？」僧答云：「吾觀此土人與觀世音菩薩宿有因緣，就將菩薩行狀略說本末，流行於世，供養持念者，福不唐捐。」此僧乃盡宣其由，言已隱身而去。普明禪師一歷覽耳，遂即編成此卷。忽然，觀世音菩薩親現紫金相，手提淨瓶綠柳，駕雲而現，良久歸空。人皆見之，無不敬仰。後人聞已，愈加精進，以此流傳天下，永為警鑒云爾。

這篇敘文是確認此卷為宋普明禪師所編的唯一根據。它實際上是宗教家編造的「神話」。鄭振鐸後來也稱「這當然是神話」、「不可靠」。以此不可靠的「神話」來確認這本寶卷的作者和時代，自然是蹈空之論。

妙莊王三公主妙善的傳說，始見於宋人朱弁《曲洧舊聞》卷六，僅存梗概。^⑨產生這一傳說故事，不能證明此時即產生這本寶卷。傳為元代管夫人作〈觀音大士傳〉^⑩和明刊《繪圖三教搜神大全》中的〈觀音菩薩〉^⑪所述故事與《香山寶卷》相近。明正德初年刊羅清《正信除疑無修證自在寶卷》第十二品引用過《香山寶卷》，《巍巍不動太山深根結果寶卷》第二十四品中所提到的十幾部寶卷中也有這本寶卷，其產生的時代，自應在明正德以前。日本學者塚本善隆認為它產生於明代初年，可

⑦ 此本為日本學者吉岡義豐收藏。

⑧ 此本重印本很多，民間演唱本多為手抄本，文字有異且多有異名。

⑨ 《曲洧舊聞》有一卷、二卷、四卷等不同版本，內容有異。《四庫全書》、《知不足齋叢書》、《學津討原》、《筆記小說大觀》等叢書所收為十卷本。此據十卷本。

⑩ 清俞樾《茶香室叢鈔·續鈔》卷17。

⑪ 此書有明刊本及清葉德輝影刻本。此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葉德輝刊本，1990年，頁173-176。

供參考。^⑫

(二)《佛說楊氏鬼繡紅羅化仙哥寶卷》

本卷簡名《紅羅寶卷》。近現代民間流傳本又名《晚娘寶卷》、《繡紅羅寶卷》等，浙江、江蘇、山西、甘肅等地均有流傳演唱，存清道光以下民間手抄本多達 40 餘種，^⑬但未見明代版本。此本封面題《佛說楊氏鬼繡紅羅化仙奇（哥）寶卷》（按，「奇」字誤刻）。扉頁題識：

佛說楊氏鬼繡紅羅化仙寶卷
至元庚寅新刻金陵聚寶門外圓覺庵
比丘集 仁捐衆（？）開雕

目錄前後卷名均冠以「至元庚寅新刻」字樣，目錄後又有題識：

依旨修纂
頒行天下
崇慶元年歲壬申長至日

目錄頁最後，有題識：

管理書籍舍人吳仰泉
再命良工 治圖二幅 謹鑲佳板 觀者存之

卷末有「書林吳仰泉梓行」牌記。

^⑫ 見塚本善隆〈近世シナ大眾の女神觀音信仰〉，載《山口博士還曆記念印度仏教學論叢》（京都法藏館刊，1995 年）。參見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年），頁 28-29。

^⑬ 據筆者《現存中國寶卷總目》（未出版）。

上述題識有明確的年代：一為「修纂」年代「崇慶元年」，此係金衛紹王完顏永濟年號，即公元 1212 年；一為「新刻」年代「至元庚寅」，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公元 1290 年。馬西沙即據這些題識得出這本寶卷編纂和初刻於金，再刻於元初的結論。

其實這部寶卷題識所出的年代有明顯的漏洞：「金陵聚寶門」即今南京中華門，是著名的古代城堡。它是明初朱元璋所建南京新城之「京城」十三門之一，見《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⑭特別標明此門之外的圓覺庵的比丘，絕不可能在元代初年捐資開雕這部寶卷，因為那時還沒有這「聚寶門」。這部寶卷「新刻」的年代顯係偽托。

根據這部寶卷形式和內容上的某些特徵，它也不可能編纂於金代：

其一，本卷各品所唱南北曲牌，如〔上小樓〕、〔一江風〕、〔山坡羊〕、〔駐雲飛〕、〔傍妝台〕、〔紅繡鞋〕等，是明代中葉以後各種寶卷中常用的曲調，其中〔駐雲飛〕是明成化年間始出現的俗曲；

其二，本卷結經部份出現的「迴向南無一乘宗無量意（義）真空妙有如來救苦經」字樣，亦見於明代中葉以後的許多寶卷中，如《佛說王忠慶大失散手巾寶卷》、《佛說二十四孝寶卷》、《佛說梁皇寶卷》等，因此，周紹良認為「這是明代寶卷的特殊標誌」。^⑮

這部寶卷在明萬曆年間刊《金瓶梅詞話》第 82 回中被提及，其內容為世俗的因果報應故事，亦即佛教所說的因緣故事。它同上述《佛說王忠慶大失散手巾寶卷》等可能都是早期佛教世俗化的寶卷。卷中又穿插進明正德以後民間宗教「無生老母」信仰的說教，說明它又經過民間宗教家的整理和改編。其刊刻的時間，當在明中葉以後。近現代各地民間流傳的《紅羅寶卷》，「無生老母」信仰色彩則又被刪除淨盡。

⑭ 《明史》（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 冊，頁 910。「聚寶門」傳為蘇州富豪沈萬三（名秀，又作富）所建。明謝肇淛《五雜俎》卷 3：「金陵南門，名曰聚寶。相傳為洪武初年沈萬三築。……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沈遂聲言以盆埋城門之下，以鎮王氣，故以名門。」沈萬三築南京新城事見於正史，《明史》卷 113〈后妃傳〉（一）：「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第 12 冊，頁 3506。

⑮ 周紹良：〈記明代新興宗教的幾本寶卷〉，載《中國文化》，1990 年第 12 期，頁 26。

(三) 銷釋真空寶卷

舊抄本，今存北京圖書館。這本寶卷據說是二〇年代在寧夏同宋元刻本西夏文藏經一道被發現，因被視為宋或元人抄本。但至今未見它如何同宋元刻本西夏文藏經被發現的科學報告。敦煌莫高窟中可以同時發現唐、五代至宋初的卷子，此卷同宋元刻本一道發現，並不能確認它就是宋元抄本。胡適早在 1931 年便著文提出懷疑，他據卷中所述「唐僧西天取經」故事情節的特點，指出其源於明吳承恩《西遊記》，因此認為此卷「早不得在萬曆中期（約 1600 年）以前，也許更晚一點。」^{①⑥}此說甚是，還可補充以下內證：

其一，卷中大量出現明代中葉以後民間宗教所使用的特殊用語，如「自從我離家鄉萬萬餘載，親父母捐家書著兒知聞。有貧兒在東土實難進步，彌陀佛盼望你即便回程。安養國親父母終日思想，盼東土嬌生子幾時回程。」「到這裏做的主才超生死，有末後這一著進步無門」。「安養國」即指「真空家鄉」，「親父母」即「無生父母」，「末後一著」指白陽末期無生老母（或「父母」）派神下凡度盡「九二原人」。^{①⑦}

其二，卷中一再提到「無為法」：「大地人靠聲色多有閃賺，不得了無為法怎躲閻君」、「無為法真三昧逍遙快樂」。這自然是受羅清創無為教、倡導「無為法」的影響。卷中多處提到的「真空祖師」，可能就是無為教第四位傳燈祖師「真空孫祖」。據《三皇初分天地嘆世寶卷》第六品述：「四位續燈真空孫祖，留《真空》上下」，「舊兒峪孫祖師受苦無數，留《真空》二冊經萬載標名」。^{①⑧}此卷是否即孫真空編《真空寶卷》，或據孫編《真空寶卷》改編？需待進一步考證。

其三，本卷結經偈云：「愿以此功德，普濟於一切。念卷保平安，皆供成佛道。」明清演唱寶卷均稱「宣卷」（按，「宣」即宣揚之義）。清康熙以後甘肅、山西等北方地區始稱「念卷」。因為此時明及清初寶卷中所用的俗曲曲牌唱法多已失傳，僅留下〔五更調〕等俗曲，唱詞多用七、十字句，且改為念誦。本卷唱詞的情況即為此，標

^{①⑥} 胡適：〈跋銷釋真空寶卷〉，《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 5 卷第 3 號，1932 年 5/6 月，頁 1-8。

^{①⑦} 參見李世瑜：〈民間秘密宗教史發凡〉，《世界宗教研究》，1989 年第 1 期，頁 1-11。

^{①⑧} 此卷為日本學者澤田瑞穗收藏，孤本。此據《增補寶卷の研究》第 3 部《寶卷叢考・羅祖的無為教》所引。

明曲牌的唱詞僅〔五更梧葉兒〕、〔五更黃鶯兒〕兩組重頭曲。本卷發現於寧夏，與甘肅、山西鄰近，這本寶卷是否抄寫於清康熙以後？也值得考慮。

(四)《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

此卷今存北京圖書館，原為鄭振鐸收藏。僅存下冊，方冊本，黃絲絹貼硬紙板封面。內文 54 頁，其中 8 冊為彩繪插圖。鄭振鐸介紹：「這個寶卷為元末明初寫本，寫繪極精。插圖類歐洲中世紀的金碧寫本，多以金碧二色繪成。斯類寫本元明之間最多，明中葉以後便罕見。」^①鄭的結論可為此卷末頁彩繪龍牌題識證明。此龍牌上部及左右繪有金黃色三條龍盤繞，邊框為紅、黃二色，題識為金色。因年代久遠，字跡已模糊。仔細觀察，似可識讀：

救 旨
宣光三年 穀旦造
弟子脫脫氏施捨

「宣光」係元順帝子愛猷識理達臘退出北京後用的年號，史稱「北元」。宣光三年即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恰是元末明初。本卷是抄卷人作「功德」施捨的。卷中亦稱「普勸後人都要學目連尊者，孝順父母，尋問明師，念佛持齋，生死永息；堅心修道，報答父母養育深恩。若人書寫一本，留傳後世，持誦過去，九祖照依目連，一子出家，九祖盡生天。」佛教徒以抄寫經卷為功德，敦煌莫高窟發現的那些在家人抄寫的卷子，亦屬此類。他們自署的抄寫年代，沒有必要去作偽。脫脫氏為蒙古族姓氏，結合此卷抄繪，裝幀金碧輝煌的形式，它可能是元蒙貴族或皇家之物。至於卷中偶然出現「提起無生語，思想早還鄉。念的波羅蜜，不怕閻羅王」之類的話，很難說明它已有明代中葉後民間宗教「無生老母」信仰的特徵。不過它說明最初寶卷作為佛教世俗化的產物，已經摻入某些脫離佛教傳統的思想內容。它們同後來民間宗教教義的關係，是要另作專題研究的問題。

以上四種寶卷，僅《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抄於元末明初可以確認，因

^① 見〈佛曲敘錄〉，同①。

此它是目前所見最早的一部寶卷。由此推論，中國寶卷產生於元代是可以的，如果推及前此百餘年的宋金時期，則欠妥當。至於南宋時期出現於瓦子中的「談經」（或作「說經」）伎藝，^{②⑩}研究者至今對它們的作品和形式尚難說清楚，而鄭振鐸稱「後來的寶卷，……當即談經等的別名」，^{②⑪}就更嫌立論不足了。

^{②⑩} 「談經」、「說經」等僅見於南宋末年吳自牧《夢梁錄》（卷20）、周密《武林舊事》、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及《西湖老人繁盛錄》等書記載，而不見於北宋人文獻，如記載北宋瓦子伎藝最詳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說明這種伎藝是南宋時始出現的。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135頁，注釋引《三朝北盟會編》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雜劇、說經、小說……。」引文中「說經」係「說話」之誤，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許涵度刊《三朝北盟會編》上冊，頁583。

^{②⑪} 見《中國俗文學史》下冊，頁307。